

单脚掷界的勇气

○韩丽珠

旅居新加坡期间，曾经问翁弦尉，为什么那么多马来西亚的年轻人，到新加坡求学，然后留下来工作和生活。他的答案，现在我竟然一点也想不起来，可是，在书中，文字随着他的《第二张脸》开展，我竟然获得了一个像现实那样复杂多变像网一般的答案，或许，一言难尽的事情，只能以一本书去盛载。

应该如何介入这本书，这张脸？在第一张脸，第一种语言，和第二张脸，第二语或更多种语言之间，阅读的人不得不准备吸一口气，紧缩身子，挤进一种身份和另一种身份，一张脸和另一张脸的缝隙之间，并且具备在那里停留的勇气。界，在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之间，在一种身份和另一种身份之间，离开不了，也回不去了，就留在一处和另一处之接合点，这才比较接近真正的状况。

作者似乎并不惧怕，甚至勇于揭示这种像牙齿敏感时令人浑身打颤的状况，例如〈第二张脸〉中，那片光秃的头皮，坦露的头皮，以及停驻在其上的目光，还有看不到头皮的本人，内心被那片荒芜所充满，头皮的不足，也是生命和欲求的短缺，如何跟这种荒凉共处，或许就是凭籍着陌生人剩余的善意——理发店内的华裔妇人理发师，一边细心剪发一边犹如心理治疗一般的谈话和安抚。

而散文，本来就是一种吸引读者以为，笔下所写都是“真有其事”的形式，然而文字被一旦写出来，又如何能脱离虚构的痕迹？从身体至关系，叙事角度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徘徊，在自述和倾诉之间不断转换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里，往往由事不关己的观

众，毫无先兆地成了窥视者。而作者倾说的对象，是“你”还是作者本人？任何一个稍有经验的写作的人都知道，在书写中，任何看似私密和个人的事情，都是关于探索的表演，读者要考虑的反而是，面对着这样的表演，该如何自处。

“你”的角度不断转换，几乎耗尽了26个英文字母，最疏离的符号，却埋着最难以启齿的情感，因此，距离才有其必要。他既是她，也可能是他，躲藏在“界”之中，没有此处或那处的规条，原始的真相，才能有曝光的机会。

语言的界线，又如何跨越？毕竟舌头总是本能地发出，一种属于自己的声音，但那声音毕竟在自己的自主以外，还有更多。在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，想要学习和使用自己的母语，有时并非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，〈七月流火〉中，“我”为了中文而作出的种种挣扎和争取，跨出了别人觉得“我”应该如何的边界，一旦越了界，“我是谁”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，那就是一段漫长的旅程。

而国与国之间的界限，标示着微妙的差距。〈在破晓的尽头——雨雪纷飞〉的“我”在暂居的国度，到达地球的另一端，在那里遇见暂居地的友人，受到体贴而热情的相待，另一天，跟原居地的同乡相聚，疲惫冰冷却比雪夜更难熬。

或许，真正的自己，跟护照上的身份总是相反，籍贯并不总是一个国家，更真实的情况是，那只是一道狭窄的边界，而且只能单脚站立，得耗尽一切力气保持平衡，才不致从高处堕下。

韩丽珠，生于1978年的香港，著有《失去洞穴》、《离心带》、《缝身》、《灰花》、《风筝家族》、《宁静的兽》、《输水管森林》及《双城辞典》（与谢晓虹合著）。香港城市大学翻译及传译学士及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硕士。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。